

眼前口头话 人间绝妙辞

■ 郭志东 陈勇

一部《大学衍义补》足以让丘濬扛起明孝宗御赐的“理学名臣”封号,但史学界给的“文臣之宗”之美誉却不是一两本著作就可以概况的。丘濬一辈子与文字打交道,著述浩繁,他的文学作品雅俗共赏。雅有诗词文赋奏议章表,俗有戏曲《伍伦全备记》和言情小说《钟情丽集》等。弘治二年,丘濬的门生蒋冕整理老师的诗文,编成《琼台吟稿》,收入诗歌705首,文集《琼台类稿》共70卷。嘉靖年间,海南琼山人郑廷鹄在《琼台吟稿》《琼台类稿》的基础上整合筛选,编成《琼台会稿》,收入诗词约900首、散文380多篇。

丘濬将文以载道的文学理念付诸创作实践,在扭转文风、推进台阁体的发展和通俗文学的创作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,是有明一代当之无愧的文坛领袖。



丘濬文化公园内的丘濬雕像。
海南日报记者 李从娇 摄



意象恢弘 遥从海外数中原

丘濬作诗颇多,钱谦益称其“平生作诗几万首,口占信笔,不经持择,亦多缘手散去”。古人作诗文送人,一般是专人专属,一对一的性质,这样才对得起自己的名号。有人向丘濬讨诗,丘濬答应将自己年少时写的一首七律《五指参天》赠予,诗云:“五峰如指翠相连,撑起炎荒半壁天。夜盥银河摘星斗,朝探碧落弄云烟。雨馀玉笋空中现,月出明珠掌上悬。岂是巨灵伸一臂,遥从海外数中原。”

诗歌描写海南岛上最为雄奇秀丽的五指山,作者借山寄怀,抒发自己的胸襟抱负。全篇通过拟人的手法,大胆想象,构思奇特而意象阔大,特别是末句指点山河的气派,彰显出明代被誉为“海滨邹鲁”的海南的文化气象。据说,丘濬作此诗时年仅6岁——诗中不够完美的平仄对仗似乎证明了这一点,但即便如此,这首气象宏大开阔的诗也在当时的文坛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此诗一出,和者如云,但无出其右者。现代诗人郭沫若读此诗后,也为之折服,留下“五指山诗上我舌”的赞许之语。

笔力惊人的丘濬不仅写海南的山水,也写海南的风物。他写咏物诗细致生动,善用比拟,描述椰子、荔枝等实物信口拈来如在眼前,又不落窠臼、寓意深刻。比如他的一首写椰子树的诗《椰林挺秀》就颇为有名:“千树榔榔食素封,穹林遥望碧重重。腾空直上龙腰细,映日轻摇凤尾松。山雨来时青霭合,火云张处翠荫浓,醉来笑吸琼浆味,不数仙家五粒松。”诗人以远景描写开篇,接着以“龙腰细”“凤尾松”等勾勒椰树的局

部特征,远近结合,最后点出椰树为人们带来浓荫和琼浆,传递出“此物只应天上有”的赞美之意。短短几句诗,反映出诗人观察生活之细致和超强的文字功底。

文以致用 无补于世,纵工奚益?

中兴贤辅丘濬一生以经国济世为己任,思想上求真务实的意识很强。就文学创作而言,丘濬生活在台阁体盛行的时期,他本人也是馆阁重臣,传承了与台阁体相对应的文学理念,非常重视发挥文学载道致用的作用。他曾质问:“虽有言,无补于世。无补于世,纵工奚益?”

丘濬的诗文,大都体现了载道致用的文学创作理念。曾任明代礼部右侍郎的程敏政云:“公(丘濬)每谓作文必主于经,为学必见于用,考古必证于今。”丘濬创作诗歌常用翻新出奇的手法,如七绝《鹦鹉》:“为禽只合作禽言,水饮林栖任自便,只为性灵多巧慧,一生常是被拘牵。”这首诗短小精悍,却意味深长,在作者看来,许多人的境遇和鹦鹉何其相似,因聪明能干反而给自己带来了许多束缚和牵绊。

丘濬重视文学的教化作用,这点在他创作戏曲时表现得尤为明显。在明清戏曲界基本认定为丘濬所写的《伍伦全备记》序文中,他阐明了其创作的缘由:“岁在庚午,余倦游,归寓金陵新河之旅邸。偶观优戏,见座中有欷歔流涕者。叹曰:此乐之土苴尔,顾能感人如此夫,则夫乐道大成之际,其感人又何如邪……其于风化,未必无少补云。”这时候的丘濬刚届而立之年,还没有踏入仕途,而已经确定写戏立足风化,将教化视为头等重要之事。《伍伦全备记》在主题上宣扬“三纲五伦”之理,展现君圣臣忠、母慈子孝、夫正妇贤、兄仁弟悌、朋义友信的伦理,以植立纲常、扶持伦纪为创作宗旨。

丘濬构思《伍伦全备记》时一定程度上融入了本人的生活经历,剧中伍伦全、伍伦备、安克和兄弟由母亲范氏教养成人,这与丘濬本人父亲早卒,他与兄长丘源由母亲李氏抚养类似。该戏第十六出写伍伦全上奏章前夜,在家演习,痛陈当时的朝政弊端,表现出对贪官污吏的切齿痛恨,同时剖明心迹,感情真挚恳切,包含了丘濬对现实的敏锐观察和对人生道路的深入思考。

身为阁臣和大儒的丘濬不顾道貌岸然者的指摘,染指南曲戏文,引

领戏曲和小说创作潮流,对明清传奇小说乃至通俗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诗法自然 眼前景物口头话

《琼台诗话》载有丘濬的一首论诗的诗:“吐语操词不用奇,风行水上茧抽丝。眼前景物口头话,便是人间绝妙辞。”丘濬主张诗歌用字造句不必求新奇,而应当以自然平易的语言风格描写日常生活。他重新发掘了《诗经》自然通俗的一面,强调作诗“出于天趣之自然”,这种创作主张和创作实践影响深远。



《丘濬集》。周伟民供图

丘濬诗作中有不少以“偶得”“即时”一类字眼命名的即事诗。这类即事诗或描写眼前景物,或抒发一时之心情。在他眼中,平平常常的自然景致美不胜收,别有风味;在他笔下,世间百态、日常点滴,清新自然,可亲可爱;在他心中,朋友相聚,亲人相伴,最是轻松惬意。

丘濬所作《冬夜》诗云:“铁砚烘水研墨,瓦炉化雪烹茶。月下忽来诗友,窗前只欠梅花。”诗人叙写友人登门造访,冬天的一个夜晚,主人洗砚磨墨,启炉烹茶,此时,月亮之下,诗友忽到,不经意的安排,差的只是窗前的梅花。一段小景,几句不着声色的叙说,表达的是一份闲适。

再看他写的这首《水龙吟·癸巳初度》(上阙):“今朝五十三,年年岁岁平安过,如斯而已。不须更问如何。则可自有前程,别无外事,但求

诸我,把眼界挣开,肚皮宽松。偃然坐。忙中躲。”53岁的丘濬给自己画像,一副“饱谙世味”的和事佬形象跃然纸上。他宽慰自己,看开一点,随俗一点,满篇的大白话大实话。

晚年丘濬依然客居京城,归心似箭不得归,乡愁成为他文学创作的一大主题,“不堪老去思归切,清梦时到海南”(《岁暮偶书》)。这些思乡诗情真意切,不加修饰,自然天成。一生漂泊在外,乡愁始终在丘濬的梦里,年迈的他未能再看到故乡一眼。■

琼剧《丘濬》剧照。海南日报记者 封烁 摄